

“有福之州 江海福韵”征文

主办:福州市文联、福州日报社、台江区文联、仓山区文联
承办:福州市作协、福州晚报

■张茜

回到南公园

仲夏,一夜大雨过后的清晨,我又回到了南公园。

南公园藏匿于福州闹市之中,古典彩绘门楼,藻井斗拱、飞檐翘角、高挺气派;门前辟有小广场,矗立镌刻“请用国货”的厚重仿旧石碑。我霎时明白了我从1991年至1999年,日日办公、行走的“国货路”的出处了,历史烟云虽然弥散远去,但那一块痛楚疤痕流传在代代中国人的血液里。

近几个月我常在鼓楼区东泰路织缎巷旁做事,过来过去看着巷口的“织缎巷”牌子琢磨,这为啥叫个织缎巷呢?这巷子里哪个年代织过缎子吗?这次回到南公园,也解开了谜语:织缎巷与中国历史深处的大人物左宗棠竟然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我在国货路工作的八年,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商业大潮崛起的鼎盛时期,我恰巧干的也是商业工作。终日忙于销售指标的进度和利润核算,如火如荼,以致站在公交车上也能小睡五分钟。为了寻找清静,我时常隐进单位正对面一个老旧不起眼的公园里,那就是南公园。

公园那时也被“商业”团团包围和肢解。墙外是毛巾厂、电子小商场批发一条街,墙内是小店铺、烧烤摊、以及香港人开办的游乐场“恐龙大世界”。但我还是能找到那么一小块地方,一棵那时还叫不上名的大树,一个小水塘,一座古旧粗石桥,仅此而已。我与这一席之地相依为命,靠树而坐,看柳叶小鱼穿梭于水草缝隙,用眼神和不远处的石桥说话。八年间,我进出园子不计其数,却不知道它待在那里已经300多年,经历了何等荣耀、欢喜、悲伤和失意。

清朝初年,在靖南王耿继茂的手里,它口含金汤匙落地。

那时耿继茂从广东“移镇”福州,动了建造王府的念头。他对着精美的福州手绘地图,仔细琢磨研究,东南方向的一条环形万寿河跃入眼帘。“万寿”,“万寿无疆”——如同一记炸雷,正正地击中了他隐藏已久的心患,他也许认为“天意”已到。

“玉带环腰”“万寿无疆”,耿继茂兴奋异常,立即下令在万寿河环着的地方,圈地建造王府。这一圈,就圈进了300多亩地盘。现如今看来,就是从王庄圈到了南公园。王庄地名也就从那时的“耿王庄”而来,而南公园彼时就是耿王的私家花园。

耿家势力强大,拥有可指挥兵力两万余人。耿继茂的父亲耿仲明原为前明登州参将,后投靠后金,被封为“天佑兵”、怀顺王,编入汉军正黄旗。耿仲明先与尚之信

一起消灭了桂王与大西联军,因此被清朝廷封为靖南王,镇守广东。同时镇守广东的尚之信也被封为平南王,还有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,“三王”被称为“三藩”。耿仲明传子耿继茂,为靖南王爵,并授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为一等子爵。耿精忠年少倜傥,娶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,因此很快又被封为“和硕亲王”,身价百倍。顺治十七年(1660年)耿继茂受命移镇福州,但不久病逝,耿精忠便成了“靖南王”和“和硕亲王”的双料王爷。

耿王府的建造异常豪华,单说大门前的一对石狮,就是特别选用广东高要县出产的“白石”。那种白石通明温润,洁白无比,晶莹剔透堪比玻璃。高要县知县杨雍挑选技艺最高超的工匠精雕细琢,日夕监制,翻越千山万水运到福州。王府所用木料分派各地官府,选购黄楠、黄杨、乌梨、高杨等珍贵品种,雇用几千个工匠克日赶工,耗时三年建成。结果翌年(1664年)遭遇福州城火灾,王府被毁于一旦。耿精忠生性倔强,又在旧址重新建造,“召八府工匠,役福州民夫。宫殿壮丽,费数十万钱粮,较前更觉华美。”

清澈见底、鱼虾畅游、欢快流淌的万寿河,是耿家建府的核心命脉,私家花园自然依河而建。福州古典园林与苏州园林在设计手法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,均是城市山林意识的产物,创造闹中取幽、小中见大的“人间闲地”。从宋至清,一些福州人在江苏乃至苏州当官,如梁章钜、郭柏荫、林则徐,他们隐退返乡后,带回了苏州园林风格。

耿家花园浩浩荡荡占地63亩,造园艺术自然汇集了福州古典园林、苏州园林的经典与精华。人工长湖蜿蜒曲折、假山、亭台、回廊、曲榭一样俱全,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。出众的是,园内竟有大象悠闲漫步,丹顶鹤嬉戏盘旋。象——万象更新——靠山、加强“坐方之力量”;鹤为涉水禽类,池畔栽种松树、梧桐,寓意“松鹤长春”“吾士长春”“六合同春”,喻示耿家有帝王象之意。我定居福州二十几年,这才明白了地名“象园”、“鹤存巷”的真实由来。

耿精忠一边利用建造王府、花园之机,弄出一番王者气象,一边着急地做着一些发展藩镇势力的事情。譬如以封官晋爵拉拢党羽、笼络亲信,派遣心腹曾养性、白显忠、江元勋等分别接管诸府;以“复明”幌子收买人心,令官民剪辮留发,衣服巾帽悉依明制,并自铸“裕民通宝”币等。他怀揣多年的“帝王之志”,抽丝剥茧地显现在了众

人面前。这动静很快引起朝廷注意,掀起“削藩”声浪,双料王爷被发动发起蓄谋已久的兵变,当然以失败和断送性命而告终,王府、花园、资产统统被官府没收。

万寿河、大象、丹顶鹤没能相助耿精忠万寿无疆,只遗留在了南公园的历史故事里,与300多年后到来的我在文字里相对而见。

历史来到左宗棠督闽之时,耿家王庄花园几经辗转,又回归官府管理。闽浙总督左宗棠是个干事业的人,无心花前月下,便利用这个宽敞优美的园子设起了“桑棉局”,因为福州丝绸纺织业在宋元、明朝有过两次兴盛时期。

北宋,朝廷曾在福州设立“文秀局”。福州所产丝绸,远送京城,供宫廷御用。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注:福州锦布较江南丽密。到了元朝,还是“凡福州丝绸……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,下吴越如流水,其航海而去者,尤不可计。”明弘治年间,福州民间匠人林洪革新了纺织机,使福州丝绸纺织技术更为精湛,闪色、阴花、龙凤、飞禽走兽跃然缎面,产品从宫廷延伸到了商业市场,集中生产的“织缎巷”、“锦巷”、“横锦巷”工场、作坊应运而生。原来织缎巷里真织过缎子,只是今日楼房的鳞次栉比代替了曾经有过的机杼喧哗,只是这几年新做的巷口仿旧牌楼和巷里的几段翘角粉墙黛瓦,提示人们巷子里曾经有过故事和繁盛。

清朝时福州丝绸衰落。一是因为清廷腐败,二是因为“五口通商”、洋布倾销。左宗棠史称“同光中兴三名臣”,看到福州辉煌的丝纺织业每况愈下,怎不立即着手挽救与振兴?他除了竭力挽救销售市场,还陆续设立福州蚕桑学堂、蚕务女学堂、蚕桑讲习所等,着力培养更高的人才与技术。1885年左宗棠去世,福州人民在王庄花园门口建造祠堂纪念他:亭馆问谁家,数里莺环排绿树;蚕桑兴美利,沿村衣被胜黄锦。

继1905年中国的第一个公园——无锡“公花园”诞生后的十年,王庄花园回归了民众,因为建在福州城南,叫城南公园,后简称南公园。

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民众抵制日货,就在南公园设办国货陈列馆,立“请用国货”石碑于馆侧,如今公园门口这条路依然叫国货路,是它牵起了我和园子的八年相交之情。

我找到当年常坐的那个地方,大树还在,叫重阳木;石桥也在,已修葺规整完好;那口小水塘已变成宽阔的荷塘,粉色荷花硕大美艳,阵阵清香袭来。有福之州,福满心田。

■林巧玲

身在“福”中

自小对于山川湖海的渴望以及诗和远方的向往,我常怀着一颗随时出发的心,漂洋过海,不觉间忽略了身边熟悉的风景。

那天,儿子说他有篇游记要写,没素材呀,“谁说游记一定要写远方的,周边游就不算吗?”他爸爸笑着说,爬五马山呗,天宝陂申遗成功,现在可是网红打卡点呢!对此,孩子们一番呼应,拉着我一起出发。

一下车,孩子们就轻车熟路地沿着栈道跑开了,女儿在彩虹跑道上开心地往山上跑去,我慢悠悠地在后面跟着。夕阳的余晖落在跑道上,树梢的影子摇曳着来来往往的人们,斑驳有致。

跟随着几个摄影师的步伐,边行走边欣赏沿线的风景。每往上走一步,仿佛都有别样的感受。平地的房子展开了,齐整而错落,高处的新楼连营一般,又鳞次栉比;往下俯瞰,龙江公园尽收眼底,福清市游泳馆宛若巨鹰展翅欲飞,连排的水花凌空飘洒,估摸那位置应该是龙江公园的喷泉了。赏阅过几座亭子与周边衬托的物象,女儿说,这真有妈妈和我们一起看过的苏州园林的韵味,美极了。旁边的几个学者模样的老人在谈论着一座大亭上的书法,赞叹不已。从他们的话语里,我知道这个大亭有个吉祥的名字叫“福阁”。福阁结合福清地域文化特色,整体建筑端庄宏厚,基座和阁楼均采用巨石砌筑,依山就势,凸显阁楼的标志属性。

福阁之上可谓一览众山小,眺向远处,东有瑞云塔,也就是孩子们眼中的“福清雷峰塔”,西有万达广场的繁华与通达。眼下的龙江伴着五马栈道逶迤而过,可谓依山傍水。几只海鸥停在湖边,我知道它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天宝陂了。我早已在网络上见识了它的图像风采,没想到身临其境,竟然觉得没有一个摄影师,没有一个短视频拍出它的华彩与风度。

悠悠龙江水,巍巍天宝陂。千年天宝陂见证了福清的沧桑巨变,也见证了福清人从贫困跨入富足的自豪。此刻夕阳映照,我觉得自己是真正融入了这座城,山,水,城,现代和古典结合的画面向我铺展开来,汨汨清流汇入心中,驱散了生活

的忙碌与繁杂。这是我熟悉的城市,她拥抱着每一个需要栖息的灵魂,人,景,魂的交融,无声蔓延。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,天宝陂造福了一代代福清人,它的修建使福清大面积农田得以旱涝保收,为福清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夕阳的薄雾中突然掠过两只白鹭,在天空中盘旋着。难道这就是天宝陂传说中的张天邈和何宝妹的化身吗?住在五马山下老实巴交的张天邈,本只是个普通的渔民,因为遇见了田螺姑娘何宝妹,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年张天邈答应何宝妹两个要求:一是要保护好她的原生外壳;二是3年后要把她送回天宝陂。张天邈信守承诺,但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扔进天宝陂的深潭时,他也纵身跳入天宝陂,以身殉情。对他们来说,这是个幸福的深渊,他们长相厮守共同守护着这方有福之地。天宝陂一直被福清人民呵护着,沿岸已被设计为滨水观光带,成为一道美丽的城市景观。放眼沿岸的龙江公园、玉融山公园与林则徐公园,桑竹垂荫,白沙荡苇,一派绿意盎然。

灯光渐渐拨开了夜的薄雾。站在五马山山顶,我又看到了福清城美丽的夜景。观音埔大桥银色的斜拉形状,玉融大桥的迷彩,每一条闪烁着灯光的街道,错综交叉却又井然有序。山环绕着水,潺潺流淌的天宝陂水似乎在呢喃着千年的幸福。山自永福,水自清远,我看到了整个城市从白天到黑夜的色彩川流和身姿的淡定从容。我被这片夜景包围了,忘记了这风景原来就在我家的对面!我原来是身在这片有福之地上的有福之人呀!

三福胜境,如梦如幻,又是如此真实。

沿着下山的栈道,孩子们一定要带我去感受天宝陂的夜景。我知道我是无法从这幅画里轻松回家了,我可能会迷路,还可能会用很长的时间细细体验,用心记录,珍藏成每一天生活的背景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